



英雄大爱

邓稼先与许鹿希相互托付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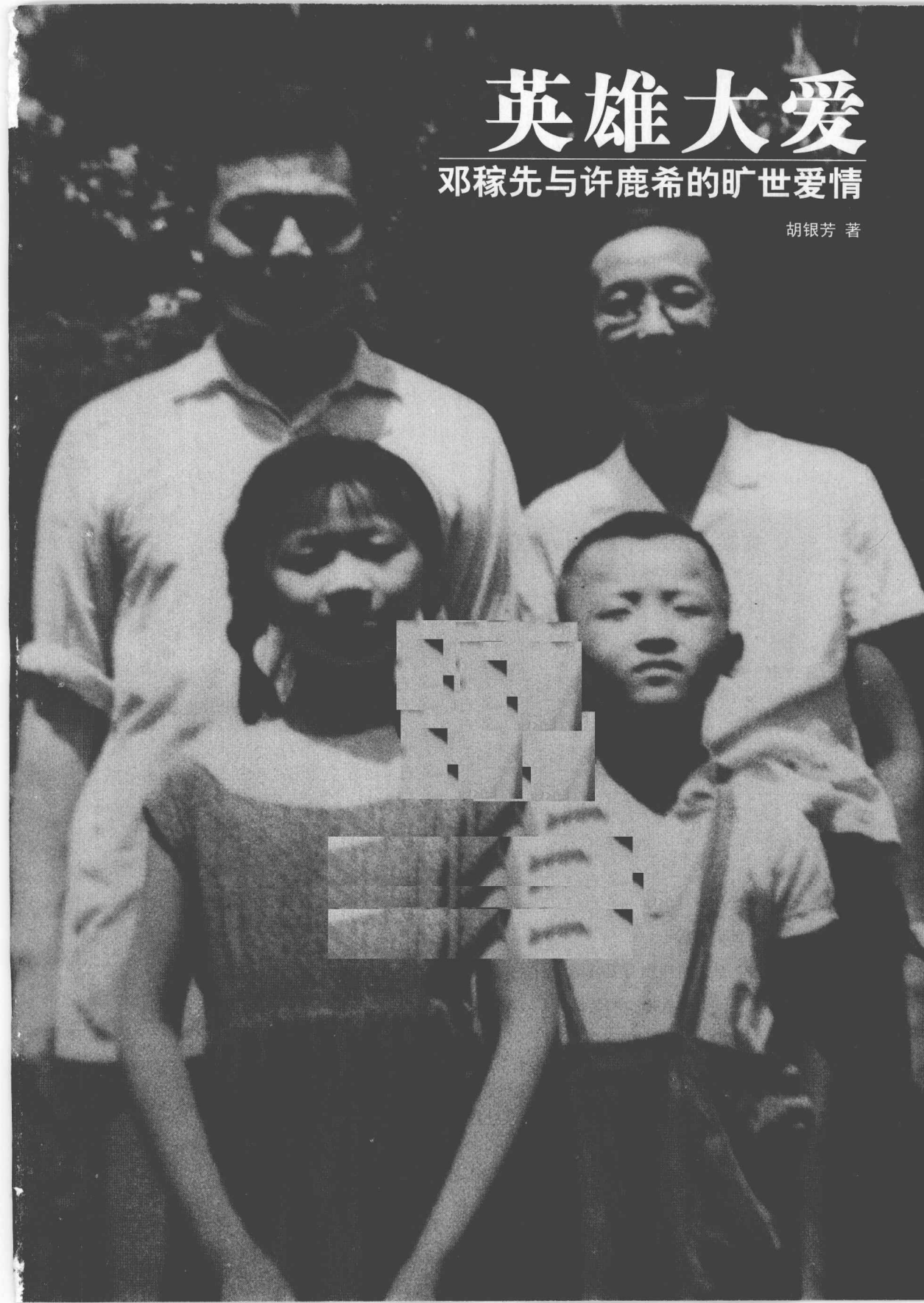
胡银芳◎著

华夏出版社

英雄大爱

邓稼先与许鹿希的旷世爱情

胡银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大爱：邓稼先与许鹿希的旷世爱情/胡银芳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80-5420-9

I. ①英… II. ①胡… III. ①邓稼先 (1924-1986) —生平事迹②许鹿希 —生
平事迹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8514号

英雄大爱：邓稼先与许鹿希的旷世爱情

■ 胡银芳 著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开

装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印张：17

版次：2010年1月北京第一版

字数：231千字

印次：2010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她 从不因分别而改变初衷，

不因失去幸福而怀疑坚守，

也不因年迈而放弃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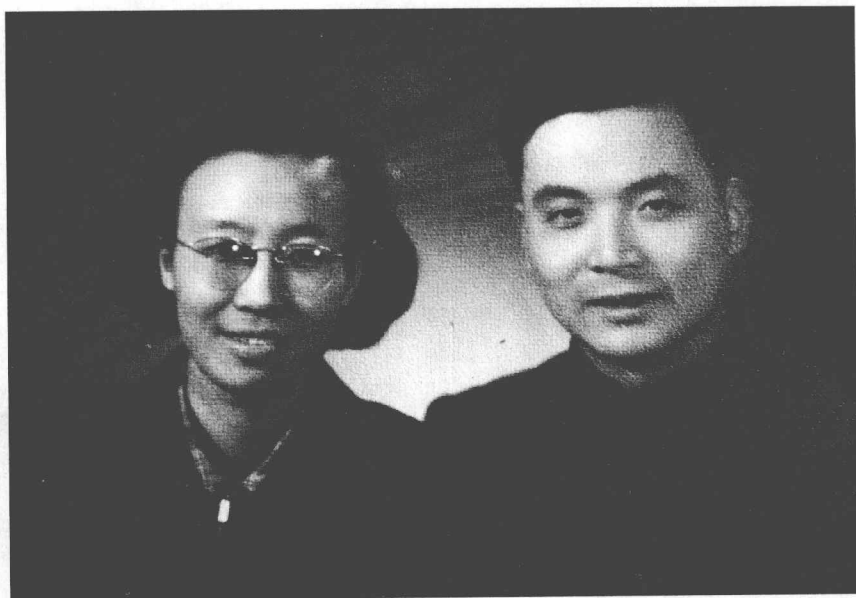
深沉的爱浸润着一生的时光。

许鹿希，

一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中国女性，

述说与自己的爱人“两弹”元勋邓稼先相互托付一生的故事。





一生的托付

代序 邓稼先

杨振宁

■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巨大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

■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

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做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名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再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在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 1904-1967)。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包括奥本海默,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

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Born,1882-1970)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年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3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近代物理评论》,在前言中我们写道: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的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前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 [Los Alamos] 武器试验室做费米 [Fermi] 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

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30多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的临时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双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仍陷于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序： 接触、了解、信任、赞赏，四大步

在2007年9月7日，我与胡银芳同志首次相识。那天，她来到我家，录制一段听后感。北京新闻台828千赫的《纪实广播小说》栏目，我很喜爱，特别是在2007年播放《596秘史》时。我知道“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此十分关心，每天都听两遍，而且受感动。

所以答应电台来我家中录音，谈谈听后的感想。这天，看见胡银芳他们那种认真、求实的工作态度，颇有好感，就赠送她一本我著的《邓稼先图片传略》，作为纪念。

有了初次接触的良好基础，在一年多后，胡银芳打电话给我，说她想做一个关于邓稼先和我的节目，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从2008年11月28日起，到2009年5月，前后6个月的时间，她带着提纲、笔记本、录音机和话筒多次来我家中采访、录音、做笔记。

一开始，我有些担心她是否能够了解一个耄耋老人的心怀。毕竟我已经81岁了，而她刚刚才是人到中年。我们之间会有代沟吗？我问她，我是既见过洋鬼子又见过外宾的人，而你只见过外宾，你能懂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吗？她如实地谈了父辈的抗美援朝经历和自己在成长及工作中的历练。我俩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沟通，逐渐感觉到她能够了解我的心意。

来采访之前，她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了网上和其他很多资料，归纳出条目，然后逐条向我提问，以求获得真实的内容。好像做科学研究一样，每件事都要达到恰如其分，不故意抬高，也不人为地压低。后来，她告诉我说，已经整理出来了十多万字。一系列的采访不但可以有录音报道，还可以出一本书。为了更好地帮助她，我把《邓稼先传》和《邓稼先文集》两本书也送给她作参考。

现在简要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1946年南开中学毕业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制七年。1953年我25岁时毕业留校任教，专长神经解剖学，干

到2003年75岁时退休，在北医整整工作50年。从助教升到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与邓稼先结婚。婚后，他做科研我教书，有过5年轻松悠闲舒适快乐的生活。自从1958年邓稼先接受国家交付的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一切都改变了。他是压力极大，我是提心吊胆。这种状态持续28年，直到1986年邓稼先逝世为止。压力来自任务，他为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以及小型化、核禁试等一连串任务而穷其精力、不惜生命。我是既害怕他完不成任务，又担心他的身体，因为核辐射伤人甚于水火。

在采访中，胡银芳提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能够28年始终如一地支持邓稼先？我想，世界上的婚姻有多种类型，邓稼先和我是那种相互托付一辈子的夫妻。不向对方索要任何东西，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俩之间的爱情。它是一种力量，支持我在他逝世后的23年里（1986—2009年），出版了三本叙述他一生事迹的传记：《两弹元勋邓稼先》（新华出版社，1992年）《邓稼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邓稼先图片传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并收集了自1950年以来他的全部不保密的科学著作，汇集成《邓稼先文集》，由杨振宁先生题写书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101万字）。此书获得2004年的中国图书奖（第14届）。以上各项出版物，没有向单位要过一分钱、一个人手，全部自理。另外，也应媒体之约，完成了不少文字和影视项目。

读了胡银芳写的书稿后，我感到欣慰的是，她用流畅清丽的文字，忠实信达地写出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精神面貌。她描述了我俩的心境，通过不同时期心境的变化，反映出邓稼先在事业上的成就。因此，我们赞赏胡银芳，感谢胡银芳。此外，她弟弟摄影家胡金喜精湛的佳作，也给此书增色不少。

许鹿希

2009年5月

目录

CONTENTS

- 代序 邓稼先 杨振宁 / 003
- 序 接触、了解、信任、赞赏，四大步 许鹿希 / 009
- 第一章 1986，邓稼先陨落北京 / 001
- 第二章 我跟他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 013
- 第三章 老邓一家亲 / 031
- 第四章 进入寂寞人生 / 035
- 第五章 马兰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引爆 / 041
- 第六章 忍耐，忍耐，忍耐 / 053
- 第七章 家有儿女初长成 / 059
- 第八章 选择爱人时，什么最重要？ / 069
- 第九章 忠和孝不能两全 / 081
- 第十章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 093
- 第十一章 终身难忘两件事 / 105
- 第十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 111
-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上）——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 / 129
- 第十四章 “两弹”解密（下）——书的封皮都不让看 / 149
- 第十五章 天上人间情未了 / 161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 / 179
-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 / 203
- 第十八章 解读照片中的故事 / 229
- 第十九章 永远的思念 / 241
- 后记 走不出的感情 / 255
- 参考书刊目录 / 257

壹

第一章

1986，邓稼先陨落北京

■ 相见竟成永别

1986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八），星期二，一个本来十分平常的日子。

上午，灿烂的阳光让刚刚进入初夏的人们感到了一丝难耐的热度。人们发现，坐落在北京街头的许多报刊亭，往日被小报占据的抢眼位置，这一天却摆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很快被人们买走了。也就是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报道介绍了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研制我国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与爱人许鹿希分别28年，隐姓埋名，艰苦创业，谱写“精忠报国”新曲的感人事迹。

这一天的报道，把科学家邓稼先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邓稼先和他夫人许鹿希的许多亲友手拿报纸，激动万分。在北大医学部，不少年轻人一边挥舞着报纸一边跑过来说：“许老师，许教授，您看看邓稼先

「两弹」元勋——邓稼先

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他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本报北京6月23日讯 李培才、记者李亚丹报道：邓稼先——一个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的人。他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被人们称为“两弹”（原子弹、氢弹）元勋。

国防科工委今天收到的核工业部的一份报告中说，为表彰邓稼先二十多年来为我国核武器作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核工业部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在这之前，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无名英雄邓稼先是在建国初期，带着刚在英国获得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1958年秋天，中国研究核武器机构刚成立，他便担任了理论部主任，带领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白天挑灯夜战搞试验场地基建，晚上挑灯夜战学理论。在合同协议被某国单方面撕毁，给我国带来严重困难的时候，邓稼先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既当领导，又当老师。为了当好原子弹理论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

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尖端科学技术。为了研制出我国自己的“争气弹”，他们没有节日，不过星期天，办公室里的灯火常常亮到深夜。为了一个关键的技术数据，邓稼先带领大家在简单的手摇计算机上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用半年时间，终于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我国“两弹”研制成功的速度是惊人的。取得这样的速度，是与邓稼先等诸位科研组织者的远见卓识与领导艺术分不开的。核武器研究设计机构成立之初，邓稼先根据自己对原子理论的了解，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以后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一选择的发明，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赢得了时间。他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他领导的理论部里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性格、专长各异。邓稼先用宽阔的胸怀团结同志，发挥大家的特长。在理论突破的关键时刻，他每周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无论是技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者，人人可以发表见解。他依靠集思广益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进展。他与群众的关系和谐融洽，年轻的科技人员把他看成老师和兄长。人们说：“老邓交下来的任务，我们是不讲条件的。”即使十年动乱的浊浪也没有冲断他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邓稼先从事祖国的核武器研究工作二十多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探索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亲手把关最后拍板的。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的，而他从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他常对青年同志们说：“你们来到这里，就要做好无名无利的思想准备，但你们的工作必须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人们说他的工作特点是勇先士卒；攻关时他废寝忘食，甚至睡在机房里；有放射性危险时，他冲在最前面。从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到试验，他无不想亲临现场把关。我国进行的全部核试验，他有一半到现场。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他隐姓埋名，呕心沥血，以为了国家利益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品德，影响和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科技队伍。严谨的科学态度，民主的学术作风，不计名利，团结协作，很强的攻关能力，国防科研战线上这个无名英雄群体的特征正反映了它的带头人邓稼先的品质。他的名字和我们的国防大厦紧紧连在一起。

1986年6月24号，人民日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道。

上报了。”可是等他们跑到许鹿希面前的时候，却看见许鹿希在掉眼泪，年轻人奇怪地愣在那里，被眼前教授伤心落泪的情景弄懵了。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亲戚朋友，这时也从各个地方打来电话询问，几乎都是那句话：“一个人20多年来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现在报纸上突然一下把他造原子弹和氢弹的事情全部宣布出来，太突然了。”还有人问：“邓稼先这人还在世不在世？”面对亲友的提问，许鹿希的内心充满了哀伤。她含着眼泪默默地翻看着日历。明天，6月25日是她的爱人邓稼先62岁的生日……

而此时，在解放军301医院南楼5层的16病床上，虚弱的邓稼先正躺着接受输血。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中午时分，外出为邓稼先购买用品的许鹿希，急匆匆地赶回了医院。由于天气比较热，加上她走得又急，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水。快到病房时，她放慢了脚步，抬手贴了贴满是汗水的

额头，轻轻地走进邓稼先的病房。

邓稼先还在昏睡中。自从邓稼先住院，特别是进入病危期以后，许鹿希每天都到医院照顾丈夫邓稼先，有时连续几昼夜不睡觉地陪伴。她要在邓稼先最后的日子，陪他走完生命的旅程。20多年来，聚少离多。几乎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照顾他。现在的相聚，虽然令人心酸，但也弥足珍贵。

一位值班护士手里拿着《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走了进来。这时，昏睡中的邓稼先醒了，他看着面带倦容的妻子刚要说什么，许鹿希摆手示意，让他不要说话。近些日子，晚期直肠癌带来的疼痛越来越频繁，把一个高大、健壮、智慧、幽默的邓稼先折磨得瘦骨嶙峋。邓稼先的目光又转移到护士手里的报纸上，许鹿希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她轻轻地握了握丈夫的手，迟疑了一下，转身从护士手里接过报纸，慢慢地、轻声地给他念了起来：



邓稼先

许多前辈科学家都还记得，本世纪40年代有一段时间，国际上—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忽然“失踪”了。直到美国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这批科学家才又在公开场合露面。中国也有这样类似“失踪”的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从事的工作，在一段时期属于国家的高级机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技人员的肩上——研制氢弹。